

重煨煨之愈堅嵩之文僅叅韓柳間治平中以所著書曰輔教編携諸闕下大學者若今百揆王相歐陽諸巨公皆低簪以禮焉王仲儀公素為京尹特上殿以其編進呈許附教箴賜號明教大師嵩重體完潔至死無犯大訖張器不壞此節可高天下之士余昔怪其累夕講談音名清磬未嘗少頃及終方得其驗嵩字仲靈藤州人詩類老杜楊公濟墻收全集公濟深服其才荅嵩詩有千年猶可照吳邦之句

無名高僧

成都無名高僧者誦法華經有功雖王均李順兩亂

於蜀亦不敢害一旦忽一山僕至寺言先生來晨請誦經在藥室奉候至則已在引入溪嶺數重煙嵐中有一跨溪山閣所居也僕傳其語曰先生請師誦經老病起曉誦至寶塔品願見報欲一聽至此品報之果出野服藜杖兩眉垂肩但哩揖焚香則聽聽罷遂入不復出將齋以藤盤竹著林飯一盃杞菊數甌不調鹽酪若美甘露食訖僕持觀一醵敬施之曰先生寄語上人遠到山舍不及攀送遣僕送出口因中途問僕曰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名僕於僧掌中書思邈二字僧因大駭欲再往僕遽失之凡山中尋三

日竟迷舊路歸視視資皆良金也中五六金一半尚
鐵由茲一膳身輕無疾天禧中已一百五十歲長遊
都市後隱不見

羅真人

太平興國四年絳州羅江縣羅公山真人羅公遠舊
廬有人乘車往來山中石上有新轍迹深三尺餘盡
五色知州紳士衡緣轍迹至洞口聞鷄犬聲野見湘山錄

胡僧法調

西晉時有胡僧法調至洛陽見晉家宮闕嘆曰此正
是堽率天宮但生死之力營建非道力所成耳將終

與徒衆別謂之曰山河天下皆變滅而况人身而得
久長但能專心清淨屏除三毒刑數雖垂其會必同
言訖而卒

佛經

佛經之入中國自竺法蘭摩騰二師以後漢明帝時
暨至白馬寺首譯四十二章經歷晉及十六國南北
暨唐皆梵僧自自五天竺來自華人之善竺音者迭
相翻譯託開元錄凡大小乘經律論聖賢集共五千
四十八卷至正元又別錄新經二百餘卷元和之後
譯經遂廢太宗太平興國初有梵僧法賢法天

施護三人自西域來雅善華音 太宗宿受佛記
遂建譯經院於太平興國寺訪得鳳翔釋清照深識
西竺文字因盡取國庫新貯西來梵夾首令三梵僧
銓擇未經翻者各譯一卷集兩街義學僧平議論
難鋒起三梵僧以梵經華言對席誦衆僧無以屈譯
事遂興後幕童子五十人令習梵學獨得惟淨者乃
江南李王之子惠悟絕意盡能通天竺二字 今上
即位初陳恕建議以為費國家供億願罷之 上以
先朝所留意不許及今所譯新經論學凡五百餘卷
自至道以後多惟淨所翻也大中祥符四年譯衆上

言請如元正造錄詔令潤文官叅知政事趙安仁與
翰林學士楊億同編脩凡為二十卷乃降賜 太宗
所作釋門文字令編其名題入錄安仁等及釋衆再
上表請御製釋門文章許之六月三月賜御製法音
前集七卷共論次其文理以附於先皇之次而冠於
東土聖賢集之首譯經院置潤文官嘗以南北省官
學士充中使一人監院使譯經常以梵僧後令惟淨
同譯經梵學業受譯綴文以一人評議二人皆選名德
有義學僧為之

喻浩造塔

錢鏐日釋迦真身舍利塔見於明州鄞縣即阿育王所造八萬四千而此震旦得十九之一也鏐造南塔以奉安俶在國天火屢作延燒此塔一人奮身穿烈焰登第二級持之而下衣裳膚體多被燒太平興國初俶獻其地 太宗命取塔禁中度開寶寺西北闕地造浮圖十一級下作天宮以葬舍利塔日上肩昇微行自安置之有白光曲塔一角而出上兩 其外都人萬衆皆洒泣燃指焚香於臂掌者無數內侍數十人願出家洒掃塔下悉度為僧 上謂近臣曰我曩世嘗親佛座但未通宿命不能了了見之耳初造

塔得浙東匠人喻浩浩不食葷茹惟絕巧先作塔式以獻每建一級於設帷幕但聞椎鑿之聲凡一月而一級成其有梁柱齟齬未安者浩浩周旋視之持槌撞擊數十即皆牢整自云此可七百年無傾動人或問其北面稍高浩浩曰京城多北面而此數十步乃文河潤氣津浹經一百年則北隅微墊而塔正矣浩而求度為僧數月死世頗疑其異

見文公談苑

吳長文

吳長文博學通古今尤不喜釋氏其父卒不召僧不作佛事居嘗閭巷細民與其父相往來者人贈二練

子華為長文作墓銘都不及之蓋子華信奉釋氏韓魏公亦曰此事親之際尤為難也

死後出家

熙寧十年三禹王丞相奏亡妻慶國夫人鄭氏臨終遺言乞度為女真教特許披戴賜名希真仍賜紫衣號冲靜大師見倦遊雜錄

建寺

太平興國寺舊龍興寺也世宗廢為龍興倉國初寺主僧屢擊登聞鼓求復為寺上遣中使持劍以詰之曰此寺前朝所廢為倉殿以貯軍糧何故煩瀆帝

庭朝命令斷取汝首仍戒之曰倘偃蹇佈畏即斬之或臨刑無惧即未可行既訊其僧神色自若引頸就戮中使以聞上大感嘆復以為寺官為營葺極於宏壯又脩舊封禪寺為開寶寺前臨官街北鎮五丈河屋數千間連數坊之地極於鉅麗

西域僧覺稱

大中祥符初有西域僧覺稱來館於傳法院其僧通四十餘本經論年始四十餘歲丁謂延見之嘉其敏遣人送至予處與譯同來設茶問之譯云入此國見屠殺猪羊懸肉市肆甚不忍觀見此方人心頗惡被

西土或一國人全不食肉予問能留其土否覺稱云願至五臺謁文殊即還乃心思戀本國不樂居此因索紙以竹筆作梵書橫行數十字請淨公譯云稽首催伏諸魔力我智者本名覺稱出家至今十九臘渠胝偈句義能說復後作聖德頌以上文理甚富上問其所欲但求金襴袈裟歸置金剛坐而已詔尚方造以給之覺稱自言酷蘭左國人刹帝利性善書於譯堂北壁畫釋迦面與北方絕異

雲豁入定

吉州西峯寶龍院僧雲豁常入定歲餘一出大中祥

符三年上遣中使趙履信取至闕下宣於北御園舍中齋齎之月餘始出定苦告求歸厚賜以遣之楊

文公
談苑

王中正

汀州王捷少商江淮間咸平初遇一人於南康逆旅衣道士服儀狀甚偉後屢見之授其黃金術仍付以神劍且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後祥狂叫呼上饒市中配流嶺南迺歸京師趨登聞鼓自陳上乃與語悅之命之官更名中正寓居中官劉承珪承珪上言教聞中正與人語聲如童子云我司命真帽正

亟遷神武大將軍庸州團練使當以藥金銀獻上以助國費卒贈嶺南節度使謂之燒金王先生建祠元寧阮西至今御府猶有中正所獻金及爐鉗殘藥瀝水燕談

方士謁鍾弱翁

鍾弱翁帥平涼戎事有間延賓客一日有方士偕衆道道謁幅巾衣白紵短不掩骭氣高廣深進退從容中度從牧童牽黃犢立庭下弱翁異之指牧童曰道人頗能賦詩乎咲曰不煩我語是見能之牧童乃擘牋放筆大書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三四聲歸來

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卧月明曉去郡人皆見方士擔兩大甕長歌出郭迹之不見章質失聞曰甕乃二

口豈呂洞賓耶見西清詩話

王叅政

王叅政伯庸得疾既委頓是夕有靈鶴十餘隻空中嘹唳八月二十日夜三更月甚明時其弟純巨差知亳州公人來迎候者皆以為怪訝頃臾聞宅中慟哭群鶴遂散時人以謂伯庸當作仙宜大書爾

日本僧

景德三年予知銀臺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遂召問

之僧不通華言善書劄命以牘對云往天台山延歷寺寺僧三千人身名寂照號圓通大師國王年二十五大臣十六七人郡僚百詩人每歲春秋二持集貢士所試或賦或詩凡及第者常三十四人國中專奉神道多祠廟伊州有大神或託三五歲童子降言禍福事山州有賀茂明神亦然書有史記漢書文選五經論語孝經爾雅醉鄉日月御覽玉篇將魴歌老列子神仙傳朝野僉載白集六帖初學記本國有國史秘府略日本記文觀詞林泥元錄等書釋氏論及疏抄傳集之類多有不可悉數寂照領徒七人皆不通

華言國中多習王右軍書寂照頗得其筆法 上召見賜紫衣束帛其徒皆賜以紫衣復館於上寺寂照願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續食三司使丁謂見寂照甚悅之謂姑蘇人與言其山水奇見寂照心愛因留止吳門寺其徒不願往者遣數人歸本國以黑金水瓶寄謂并詩曰提携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晚井斟殘月春爐釋夜澌鄰銀難免侈菜石易成虧此器堅還實寄君應可知謂分月俸給之寂照漸通此方言持戒律精至通內外學三吳道俗以歸向寂照東遊予遺以印本圖覺經并詩送之後寄書與予詩中兩

句云身隨客槎遠心與海鷗親不可忘也圓覺固自
不暫舍云後南海商人船自其國王弟與寂照書稱
野人若遇書云嗟吁絕城殊方雲濤萬里昔日芝蘭
之志如今胡越之身非歸雲不報心懷非便風不傳
音問人生之限何以過之後顯寬弘四年九月又老
大臣藤原道長書略云商客至通書誰謂宋遠月
慰馳結先巡禮天台更可攀五臺之遊既果本願甚
悅甚悅懷土之心如何再會胡馬猶向北風上人莫
忌本日後顯寬弘五年七月又治部鄉原從英書略
云所諮唐曆以後史藉及他內外經書未來本國者

目寄便風為望商人重利惟載經貨而來上國之風
絕而無聞學者之限在此一事末云分手之後相見
無期生為兩鄉之身死會一佛之上書中報寂照俗
家及墳墓事甚詳悉後顯寬弘五年九月凡三書
皆二五之迹而野人若遇章草特妙中土能書者
亦鮮及紙墨尤精左大臣乃國之大相治部九卿之
列見楊文苑

郭忠恕

郭忠恕字恕先以字行能屬文善史書周廣順中
累為周易博士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復仕多遊

妓雍宋洛間縱酒逢人無貴賤常口稱猶遇山水佳
處絕糧數日不食盛夏暴於日中體不沾汗窮冬
大寒鑿河冰而浴浴傍冰澌皆釋 太宗召授國子
監主簿縱酒自肆謗譏特政 太宗怒決配登州行
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遊矣因錯地窟纒容面而
卒遂藁葬於道左後數日猶取其尸改葬視之空
空若蟬蛻然

許旌陽家田夫

洪州西山有異人於大夫婦出入山中相傳
家田夫也旌陽賜使取米及歸拔宅昇仙矣遂止為

地仙子大有詩云自從明府昇仙後出入塵寰直至
今不是藏名渾時俗賣柴沽酒貴安心妻寄于夫
詩曰昨日因行過兒微醮壇風冷杏花稀碧苑為
我傳消息何事人間去不歸至今見有之者

朱池寺僧

余往歲待親睦州壽昌縣朱池寺寺僧卒方數日弟
子出卒前一日手寫一頌云孤燈寂寂夜堂深寒雨
瀟瀟響竹林大抵浮生只如此不須哀怨動悲音字
甚端謹斯亦異矣見李希聲詩話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五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六

仙釋僧道

趙自然

趙自然太平州人夢一人綸中素袍鬚髮班白自云
姓陰引出登山曰汝有道氣教汝辟穀之法乃出青
栢枝令嚼夢中食之及覺遂不食又夢老人教以
傳書數百字寤記之寫以示人皆不能識或云天象
也乃道家符籙耳 太宗召賜道服後因病食
穀如故

神仙二事

神仙之說傳聞固多予之目觀者二事供奉官陳允
任瞿州監酒稅日允已老髮禿齒脫有客候之稱孫
希齡衣服甚縑纓贈允藥一刀圭令揩齒允不甚信
之暇日因取揩上齒數指而良久歸家人見之咲曰
何為以墨染鬚允驚以鑑照之上鬚黑如漆矣急去
巾視重首之髮已長數寸脫齒已隱然有生者予
見允時年七十餘上鬚及髮盡黑而一下白如雪入
正郎蕭渤白波輦運至京師有黥卒姓石能以瓦
石沙土手按之悉成銀勃厚禮之問其姓石曰此
真氣所化未可遽傳若服丹藥可呵而變也遂

授勃丹數粒渤餌之取硃呵之皆成銀渤召丞相荆
公姻家是時丞相當國予為宰士目覩此事事都下
士人求見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絕去渤之
石遂無驗石齊人也時曾子固守齊聞之亦使人訪
其家了不知石所在渤既服其丹亦宜有補年壽然
不數年間渤乃病卒疑其所化特幻耳

佛牙

熙寧中余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
一佛寺子先謂余曰此有一佛牙甚異予乃齋潔取
視之其牙佛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颯然湧出莫知其

數或飛空中或隨他人以手承之即透過者牀榻疑然有聲復透下光明瑩徹爛然滿目予到京師盛傳于公卿聞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取入東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異之迹不可悉教有詔留大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

吳僧文捷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竒迹甚多能知宿命然罕人言予群從為知制誥知杭州禮為上客遇嘗學子誦揭帝呪都未有人知捷一日相見曰舍人誦呪何故闕一句既而思其所謂果少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壽一

日齊心但問捷曰公更三年為翰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當為地下職任事權不減生時與楊樂道待制聯曹然公此時當衣縷經親事文通聞之大駭曰數十日前曾夢楊樂道相遇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甚樂慎勿辭也後數年果為學士而丁母憂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文捷忽使人與一言此時文通在姑蘇急往錢塘見之文捷驚曰公大期此月何用更來宜即速還屈指計之曰急行尚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馳還徧剔骨肉是夜無疾而終文捷與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記此吾家事耳捷常持如意輪呪靈變尤多

餅中水呪之則湧立畜一舍利晝夜轉於琉璃瓶中
捷行道遠之捷行速則舍利亦速行緩則舍利亦緩
士人即忠厚事之至謹就捷乞以舍利捷遂與之封
護甚嚴一日忽失所在但空瓶耳忠厚齋戒延文捷
加持少頃見觀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動疑其蟲也
誠取乃所忘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予愛之持以
見歸予家至今嚴奉蓋相類也

金剛題誌

郢州漁人擲網於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得一石
長尺餘圓直如斷豚細視之乃群小蛤鱗次相比網

鞏固以物試挾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造
金剛題誌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醫博士耳聃比陽縣
令朱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
略無霑漬為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
其書蛤錯復養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視之孝源
因感經像之聖異施家財萬餘緡為佛經一藏于郢
州興陽寺特為嚴麗

鴈蕩山老

熙寧七年嘉興僧道親號通照大師為秀州副僧因
遊溫州鴈蕩山自大龍湫回欲至端鹿院見一人衣

布襦行澗邊身輕若飛履木葉而過葉皆不動心
疑其異人乃下澗中揖之遂相與坐石上問其氏族
閻里年齒皆不荅鬚華皓白面色如少謂道親曰
今宋朝弟六帝也更後九年當有疾汝可持吾藥獻
天子此藥人臣不可服服之有大責宜善保守乃探囊
出一丸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錫以授道親曰龍壽也舟
欲去又謂道親曰年歲當大疫吳越尤甚汝名已在死
藉今食吾藥勉脩善業當免此患探囊中取一栢
葉與之道親即時食之老人曰定免矣慎守藥至
癸亥歲自詣闕獻之言訖遂去南方大疫兩浙無貧

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親殊無恙至元豐六年夏夢
老人趣之曰時至矣何不速詣闕獻藥夢中為雷霆駭
逐惶惧而起徑詣秀州具述本末謁假入京詣尚書省
獻之執政親問以為征人不受其獻明日因對奏知
上急使人追付內侍省問狀以所遇對未數日先帝
果不豫乃使幹當御藥院梁從政持御香賜裝錢百
千同道親乘譯詣鴈蕩山求訪老人不見復乃於所
遇處焚香而還先帝尋康復謂輔臣曰此但預示服
藥兆耳問其藥至今在彰善閣當時不曾進御

廬山錢文

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建一舍令門人陳若拙董作發地忽得一餅封鏽甚固破之中皆五色土惟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若拙得之以歸其師不甚為異至元豐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為應元保運真君遣內侍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同時知制誥熊本提舉太平觀具聞其事召本觀主首推誥其詳審其為無偽乃以其錢付廖維持表獻之見筆

趙抱一

秦州趙抱一者嘗牧牛田間一夕有人叩門召之以秋引行杖端有氣如烟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交奏抱一駭莫能側會巡檢過其下聞樂聲以為群盜懼集令呼民梯山而上至則無所覩唯抱一獨在以下之自是不食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外角詔賜名為道士見談苑

賀蘭捷真

賀蘭捷真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自言百餘歲善服氣不憚寒暑往來不食或時縱酒遊市塵啖錯腐數斤後召至闕下真宗賜之以詩宜小書范蜀公求

禮法師

明州天台教主禮法師高僧也聚徒四百衆以往生
淨土訣勸衆脩行晚十僧脩三年懺燒身為約揚大
年慕其道王以書留之云億聞我師此脩千日之懺
特捨四大之軀結淨社之十僧生樂邦之凡品竊曾
具懇冀徇群情乞住世以為期廣傳道以與邪願希
岳諾冀獲瞻風後禮師終不諾人詒書州天竺式懺
主托渡江留之億再拜昨為明州禮教主先法願心
精脩懺法十人之淨侶約千日之近期決取樂國之
往生並付久先之正受再懷景重切欲款留誠以天

台大教宗師海國群倫之歸嚮傳演秘詮之學增延
慧命之期冀期往世之悠長廣作有情之饒益遂形
懇請罄叙誠言得其報音確乎不奪慮喪人天之眼
目熟為象季之津梁懺生大師同稟哲師並化本國
可願涉錢塘之巨浪造郵水之淨居善說無窮宜伸
於理奪真機相契須仗於神交是年誕節懇永興寇
相國薦紫衣留之馬樞副知節請大年撰其文全又
神道碑潤筆一物不受止求薦一師號為樞奏臣以
揚某為先臣撰碑况辭臣潤筆國之常規乞降聖旨
俾受臣所贈 真宗召大年問之因得以其事言

真宗深加嘆重謂大年曰但傳朕意留之住世若師
號朕與之潤筆卿宜無讓遂賜號法智大師住世七
年方入減錢希白碑其異於塔

光梵大師

譯經鴻臚少卿光梵大師惟淨江南李主從謙子也通
敏有先識解五竺國梵語慶曆中朝廷百度例務減
省惟淨知言者必廢譯館不若預奏乞罷之臣聞在
國之初大建譯園逐年聖節西域進經合今新舊何
啻萬軸盈函溢屋佛語多矣又况鴻臚之設虛費廩
祿恩賜用給率養尸欲乞罷廢 仁宗曰三聖崇奏

朕焉敢罷且又睨貢所藉名件皆異域文字非鴻臚
安辨因不允未幾禮中丞道輔果乞廢罷 上因出
惟淨疏示之方已景祐中景靈中公館備解木木既
分中有蟲鏤紋數十字如梵字傍行之狀因進呈
仁宗遣都知羅崇勳譯經潤文使夏英公 詣傳法
號特詔開堂導譯凡聖譯經即真得祥異之語以
識國獨淨梵天香導譯踰刻方曰五竺無此字不通
辯譯左璫志曰諸猷且頌 聖意若稍成文譯館
恩例不淺而英公亦以此意諷之淨因曰某等幸若
蠹紋稍可箋辨誠教門之殊光恐異日彰謬等之迹

雖萬死何補二官竟不能屈遂稱非字惟淨皇祐三年入滅碑其塔者此二節特不書惜哉

趙山人

趙山人景趙昂學士親弟遇熟識之善導引煉藥向為東陽薄棄官歸似有所遇八十餘落魄在塵中未嘗騎馬遠近携一拄杖而去皇祐初至虞城旅邸翹一足坐于牀倚杖而終其屍不壞于今在虞城尼寺安厝

謝仙火

歐陽永叔侍郎說永州有一亭為火所燒獨存一柱

柱根本倒刻三字云謝仙火好事問何仙姑仙姑永州之異人也仙姑曰此雷部中有姓名夫婦二人所長纒三尺潔白如玉其名謝仙主火行者見趙康靖公見聞錄

行火真君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游殿既而內火遂遷於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火遷於洞真洞真又火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孑遺遂又遷於景靈而宮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他所遂遷於集禧宮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黃覺

黃覺善詩梅昌言出鎮并州覺贈詩曰五馬雍容
出鎮時都人爭看好風儀文章一代喧高價忠直三
朝受聖知帳下宣容森劍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
籠古戍黃榆暗雪滿長郊白草衰出去暫閑貔虎幕
歸來滇占鳳凰池鬚間未有一莖白陶鑄蒼生固不
遲梅雅自脩飾容狀偉如得詩大喜之覺仕宦不遂
嘗送客都門外至則客已遠不及旅舍中見一羽士
在側因取所携酒炙呼道士共飲食之既罷道士舉
盃撫水寫呂字覺始悟真為呂洞賓也道士又曰

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官及期見道士懷中大
錢七其次十又三小錢曰數不可益也予藥可數寸
許告曰歲旦以磨酒服之可保一歲無疾覺如其言
至七十餘藥亦垂盡作詩曰牀頭曆日無多子屈指
明年七十三果以是歲終見劉貢父詩話

許昌齡

潁陽石唐山一峯特峙勢雄秀獨竒遙通絕頂有石
室邪和璞筭心處也治平中許昌齡者安世諸父早
得神仙術杖策來居天下傾焉後遊太清宮時歐陽
文忠公守亳杜公生平不肯信老佛聞之邀致州舍

與語豁然有悟贈之詩曰綠髮青瞳瘦骨輕飄然乘
鶴去吹笙郡齋坐覺風生竹疑是

公集

中載許道人石唐山隱者皆昌齡也一日公問道許
告以宮室已壞難復語此但明了前竟猶庶幾焉且
道公昔遊嵩山見神清洞事公默有所契語秘不傳
後公歸汝陰臨夢以詩寄之云石唐仙室紫雲深穎
陽真人此等心真人已去昇寥廓歲歲巖花自開
落昔公曾為洛陽客偶向岩前坐磐石四字丹書萬
仞崖神清洞之鎖樓臺雲深路絕無人到鸞鶴今應
待我來公又嘗手書昌齡詩南庄相對北庄居更入

深山十里餘幽谷每尋樵徑上真心還與世情疎雲
中犬吠流星過天外鷄鳴曉日初昨日有人相問訊
旋將落葉寫回書讀此想見其人矣神清洞世固詳
其事而昌齡尤瑰異信公真神仙人也西清 覬話

正覺禪師

僧本逸俗姓彭氏福州閩人也幼不如葷九歲出家
年十五辭普度恩不受後四年以試經中游方至廬
山依開元寺暹禪師一日入室舉達磨傳法偈於此
穎悟住饒州薦福院凡十五年學徒寢盛至元豐六
年詔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賜以紫衣號正覺禪師

自王公至士庶皆敬慕之於紹聖三年六月中升堂
舉手示衆曰撒手那邊千里外迴頭堪作大中衆
莫之測翌日沐浴更衣升坐集衆而逝衆乃號呼曰
師慈為人今日何不留一言而去須臾師復開目伸
手索筆作頌曰七十四年如掣電臨行為君通一線
鉄牛勃跳過新羅撞破虛空七八片遂擲於地復儼
然而逝方暑經三日體色不變都人敬礼者雲集衆
乃葬師於東郊之塔

張乖崖

一

乖崖公在蜀設厨割羊及百口具毛角召行人佑價
納錢送一僧院令與羊子轉經有一學禪僧得錢來謝
公與之坐且曰微生不來不轉經昨日亦為羊子轉
經兩卷公厲聲曰和尚轉則轉便和尚如了得便莫
轉為甚恰羊子轉呵起之公動不容佞皆若此類

二

乖崖公言未及第時至鄭州有一山人氣貌甚古同
宿旅中與之語皆塵外之事問不言姓氏自稱神和
子而已質明為別語吾云異日相會于西川吾稍異
之昨因患頭瘡未損蒙聖恩差人內侍省高班羅自

賓到川奉傳 聖旨撫問卿治郡不易頭上瘡子痊
否某感君父至恩遂於龍興觀設醮乞保殘軀畢期
報國是夕吾坐寐中夢昔神和子謂吾曰頭上瘡公
勿疑不是死病及覺語與道士王文正文正文云曾收
得鄭韶州處士贈神和子歌索而閱之益異其事乃
建大閣上下十四間號曰仙遊閣吾故曰神仙既便
於西遊士庶不妨於登覽其歌先在觀內五灵院刻
石存焉

三

乖崖公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

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趨
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
顧詳款似有欽嘆之禮意公翊旦即遣典客詣西門
請黃承事者戒令其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
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
如此且居某之上座邪兼濟去無他長惟每歲遇禾
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糶至明年禾麥米熟小民艱
食之際糶之價直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
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
也即索公裳令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嗚呼古先賢

聞一善言見一善事若决江河需然莫之能禦而公以夢中所得屈己一封部中人夫豈詐善以要譽哉欲使人知神明有以勸察而不敢私耳然則公之所積又當如何二公名字固在仙籍而黃君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此青紫建炎四年十一月一日開封劉靖子直書于妙嚴院有樂道積善者為我刻板以廣其傳冀其聞黃氏之風而悅之者推賞善救物之心膺天道好還之德神明共喜福壽無量豈曰小補之哉

公見誌定

風和尚

邢州開元寺僧法明落魄檢不嗜酒好博每飲至大醉唱惟柳永詞由是邢人莫不侮之或有召齋者則不赴有召飲者則能然而從酒酣乃謳柳詞數闋而後已日以為常如是者十餘年巷小兒皆因以風和尚一日忽謂寺衆曰吾明日當逝汝等無出觀吾往焉衆僧笑曰豈有是哉翌日晨起法明乃攝衣就座據呼衆曰吾往矣當留一頌而去衆僧驚愕急起以聽法明日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跌跣而逝衆嘆異之因以厚葬焉

黑殺將軍

開寶中有神降於終道士張守貞自言我天之尊神號黑殺將軍與玄武天蓬等列為天之三大將言禍福多驗每守貞齋戒請之神必降室中風肅肅然聲如嬰兒獨守貞能曉之太祖不豫驛召守貞至闕下館于建隆觀令下神神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鎖關晉王有仁心言訖不復降太祖以其妖將加誅會晏駕太宗即位築宮於山陰將塑像請於神神曰我人形怒目被髮騎龍按劍前指一星如其言造之六年宮成封神為翊聖將軍每歲春秋遣中使祈醮

立碑記其事守貞時來京師得召見至道三年春太宗弗豫召守貞至今為下神守貞屢請神不降歸絕至而卒後數日宮車晏駕此事異也

楊文公談苑

僧無夢

有僧法名無夢自云鄴州人多教化村落間手持一木牌止書詩二首一云身為車弓心為軛車動軛隨何所計息交梨火棗是誰無自是不除荆與棘二云身為客弓心為主主人平和客安堵若還主客不康寧精神管定隨君去後至封丘縣富固村此一片地可以寄吾身乃坐化去

詔賢話

僧惠圓

僧惠圓俗姓于氏開封酸棗人也本田家子幼出家於本邑建福寺德礼光為師性魯寡語言眾以奴隸畜之然執勤不解久之主僧乃為出鬻度牒俾為僧居數歲乃辭師出遊師初不許已而諾之惠圓幼依物教未嘗知有禪宗故聞南方禪刹甚盛乃詣江州東林欲學其道既至而惠圓舉止山野辭語鄙俚兒極不揚眾莫不指以為咲一日乘間問眾曰如何是禪眾見愚長嘯戲謂之曰對問鳴者乃禪也惠圓不悟其旨已遂面壁深思至於骨立後數月出行殿

庭間忽足顛而仆起乃釋然有悟乃謂一行者曰吾不習筆硯欲一頌汝能書乎為我題之壁間行者咲而許之其辭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一輪明月杖頭桃翌日逢雕東林長老法聰因過惠圓留題之所驚謂左右曰誰作此頌一人前白曰向一村僧題之於此法聰又曰被這漢打了一竅乃迹其所往莫能知之後紹聖間有鄉人見之於餘杭視其容貌無驚人處真得道之士也見雲廣記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七

休祥夢兆

苗訓

苗訓仕周為殿前散員學星術於王慶納訓從
太祖北征慶納預語訓曰庚申歲初太陽纏亢在亢
於德剛其獸乃龍恐與太陽並駕若果然則聖人利
見之期也至庚申歲旦太陽之上復有一日衆皆謂
日眩以油盆循窺果有兩日相磨盪即太祖陳橋
起聖之時也初夢特鏡照天列宿滿中割股納之遂
通星緯之學

太祖即位樞密使王朴建隆二年辛酉歲在金鷄曆以獻上嘉納之改名曰應天曆御製曆序慶納謂所知曰此曆更二十年方見其差亦有吾不得預焉興國六年辛酉吳昭素直司天監果上言應天曆大差太宗詔脩之

太祖善望氣一歲春晚幸金明回蹕至州北合歡拱聖營雨大下時有司拱凝無雨伏駟蹕轅門以避之謂左右曰此營他日當出節度使兩人蓋二夏昆仲守恩守贊在營方非後侍真廟於藩邸當龍飛二公俱崇高後守恩為節度使守贊知樞密院事終於宣徽南北院使

周克明

景德三年有巨星於天氏之西光芒如金丸無有識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周伯語曰其色金黃其光煌煌所見之國太平而昌又按元命包此星一曰德星不時而出時方朝野多歡六合平定鑾輿澶淵凱旋萬域富足賦歛無橫宜此星之見也克明本進士獻文於朝召試中書賜及第

畢文簡

真宗尹京畢士安為府判沉毅忠厚中書將有簽除太宗令朝臣歷選不稱旨而李沆必欲用寇公上曰

準少年進用才銳氣浮為朕選河朔有重德稀姓者
處其中而鎮之近臣少喻上意方以畢公進之上果
喜遂用叅大政時利用為樞相寇曹二人者一時酒
後往往凌詬於席公處其間嘗溫容以平之不踰月
與寇俱平章事歲餘果負重望 太宗謂李沆曰朕
固欲相士安者頃夢類教神人擁一紫綬者令拜朕
曰非久當相陛下夢中嘗熟視之乃士安也清話

鞏彥輔

長沙北禪經室中懸觀音印像一軸下有文乃故待
制王元擇撰鏤板者乃邵倅關蔚宗其文曰都官鞏

彥輔即中嘗魘云初夢兩緋衣召入大府嚴甚有紫
衣當按者此王也宜無下授以沙盆剔囚目使研之
余斷腕截耳不可數或恐俱尖便溺少頃一官至呵
鞏解衣鞏以有官無罪官怒曰此治殺生獄豈問官
耶鞏窘呼觀音囚者皆和而我者完繫者釋俱出鞏
亦出乃蘇餘友吳居易與鞏同官開封府性朴直不
局於獄以故或忤在勢者云

朱正墓

寶元元年朱正基駕部知峽州即江陵內翰昂之子
一夕夢一吏自云城隍神遣某督脩夷陵縣解宇願

速葺不宜後時朱不甚為意連三夕夢之方少異為
因語同僚亦未盡異之然亦未知脩葺明日報至歐
陽永叔謫授夷陵報吏云已及荆門朱感其夢待之
持異將入境率僚屬遠郊迓之歐公臨色亦以遷謫
自處益事謙謹稟皆斂板於庭州將長伺之候入門
先抱笏降于陛至滿任不改前容歐公親語其事於
其孫集賢朱初平學士焉

清話
玉壺

張乖崖

乖崖公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筆陣成 賦蓋太宗
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有包成卧鼓豈煩師旅之

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魁
夫何有司以對偶顯失因黜之選胡旦為狀元公憤
然毀裂儒服欲學於陳希夷搏超豹林谷以弟子事
之決無仕志希夷有風鑒一見之謂曰子當為貴公
卿一生辛苦譬猶人家張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庖火
起坐客無奈惟賴子滅之然祿在後年此地非悽憇
之所乖崖堅乞入道陳曰子性度明躁安可學道果
後二年及第於蘇易簡榜中希夷以詩遺之曰征吳
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却
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兩入蜀定王均李順

之亂又急移餘杭前左僧道紹倫妖蠱之數至則平
定此征吳入蜀之驗也累乞閑地朝廷終不允因腦
邊瘡乞金陵養疾方許之

又

張乖崖成都召還行封一紙付僧文鑒大師者上題云
請於乙卯歲五月二十一日開後至祥符八年當是
歲也時凌侍郎知成都府文鑒至是日特見凌公曰
先尚書向此以屬某已若干年不知何物也乞公開
之洎開乃所畫野服携笻黃短褐一小真也凌公奇
之於大慈寺閣龕以祠焉蓋公祥符七年甲寅五月

二十一日薨開真之日當小祥也公以劍外鐵絡輜
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一界換之始祥符
辛亥今熙寧丙辰六十一載計已二十二界矣雖極
智者不可改

王慶之

僕射相國王公至道丙申歲為慕因逃按因飢而流
亡者收千戶力謀安集疏奏乞貸粒牛糧懇訴甚幸
朝廷悉可之一夕次蒙城駟舍夢中有人召公出拜
空中紫綬象簡者貌度凝重如牧守赴上之儀遣一
綵衣童謂公曰以汝有憂民心上帝嘉之賜此童為

為宰相子受訖即寤殆曉憇食於楚靈王廟作詩誌於壁是夕夫人亦有祥兆而娘焉後果生一子即慶之是也器格清粹天與文性未十歲公以貴蔭為奉禮郎耻門調止稱進士或號棲神子惟談紫府丹臺間事有古木詩不逢星漢使誰識是靈槎祥符壬子歲謂所親曰上元夫人命我為玉童只為吾父未受相印受則吾去矣不數日公正拜慶之已疾公憶丙申之夢默不敢言不踰月慶之卒年十七 真宗聞其才矜恤甚命尚官就宅加贈樞詔賜進士及第焚詔於室

張密學

張密學秉知冀州日一巨盜劫民之財復亂其女賊敗得賊將就戮其被盜父母以不幸之甚泣訴於公公忿極俾設架釘其門足三日醢之議者頗快為後年忽患疾一日方午劇發夢中使至宅忽宜公力疾促轡至禁門中人引至便殿垂箔文軒歷處之榻箔厲聲曰爭得非法殺人公認其聲乃 真宗也不知其端不敢奏辨斯頃又曰張秉爭得非法殺人公方奏曰臣束髮入仕遵謹憲章豈止丹筆極典雖一笞朴亦覆覈精審 上曰卿 自與本人對辨引於殿

西南隅啓一獄扉囚繫萬狀始悟非人世也引一鐵
罪人血由淋漓股節星散泣訴於公曰汝用非法殺
我支軀零散柰何永無受托之所公方認眞賊也詬
之曰汝所犯豈止一死耶糜萬軀亦不足塞其父母
耻敢將更有訴乎傍有一胥容服謹嚴視之乃秉從
事河陽日一幕典遇公甚勤低容曰五刑自有常典
亦不得其訴公曰其將柰何吏曰幸公之筭未盡輅
迷誤至此耳但遣俾之托生可却還公怖甚窘叩其
遣之吏術於吏曰吾念與子有河陽之舊吏曰功力
之大無如法華經焉但志誠詳之公連許歸召僧誦

百部以至添及千部囚亦不舍公愈怖吏又曰不必
多為其持誦之法但貴長夕日請一僧誦一部許終
其身乃可遣公如其說許之果沒不見殆三日神方
還始覺乃日召一僧誦一部至薨未常一日廢闕

錢惟治

錢惟治字和世初鎮四明常夢神人披金甲自稱西
岳神謂公面有政文即擁土培之後領華州節越二
十年

王處訥

太宗欲知古高僧事贊寧撰僧史畧十卷進呈充史

館編脩壽八十四監

王處訥推其命孤薄不佳如

三命星禽畧祿仕道俱無壽貴之處謂寧曰師生時所異者止得天貴星臨門必有烈士侯王在戶否寧曰毋長謂某曰汝生時方卧草錢文穆王元瓘往臨安縣拜塋至門雨作避於茅簷甚久始浣浴襪藉徘徊方去覲湘山

又

王處訥洛陽人少時有老叟至其家煮洛河石為麵以食之又嘗夢人持巨鑿眾星燦然滿中剖其腹內之後遂通星曆之學特臻其妙依漢祖於太原開國

為尚書博士判司天監事周祖素與處訥至善舉兵向闕以物色求之得之甚喜因言及劉氏祚短事處訥曰漢氏歷數悠遠蓋即位之後專以復讐言人及夷人之族結怨於天下所以社稷不得長久周祖踐然嘆息適以兵圍蘇逢吉劉銖餘悉全活國初歷司農少卿真拜司天監有子熙元今為司天少監覲公

苑談

陳洪進

陳洪進與張漢恩為劉劾左右將有沙門行雲者若狂人自福州來人洪進供僧有札行雲語洪進曰汝

當為山河主不出此歲我且歸長樂秋後至此時建
隆二年也是春從劾卒子紹錡典留務至秋洪進經
紹錡將召越人執送金陵漢恩為留後自為副使漢
恩老且懦洪進寔專郡政行雲果來謂洪進曰凡世
報前定但人有千錢之祿不可以圖之况將相之位
豈能力取今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衆王者不死
豈能害君哉當須坦然任運他日善終牖下子孫蕃
盛苟懷疑殺人蒙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後廢
漢恩幽於別墅諸子屢觀勸除之終不許漢恩竟以
壽終行雲禿首而不衣僧服嘗服紫皂衫束帶懸銀

魚為飾館於州廨十餘年忽謂人曰陳氏當有五侯
之象去此五年後有戎馬千萬衆前歌後舞入此城
喜而不怒未知何故也懇求出舍外宅洪進次子文
灝收漳州將歸寧行雲曰吾不及見矣遂沐浴右脇
而逝語館人曰過三日乃得棺斂明日文灝至函哭
之行雲遂起坐執手談至暮乃入滅泉人疑所管二
州何以容五侯當克取汀建以自益耳後洪進來朝
獻其地改鎮徐州文灝通州團練使文灝文顛文頊
三人並授諸州刺史是為五侯王師入城乘橐作笳
鼓為樂悉如其言洪進感行雲之言帥衆十六年未

嘗妄殺人有犯極刑而情可恕者多貸其死

危序

鄉人危序應舉探省榜出門數步即逢泥濘躑躅未前有老媪指示曰秀才可低處過危即從之比看榜最不有名是歲果及第此與樵言所載後來者必得事相類

韓魏公

韓稚圭侍中知秦州曰臥病數日寘無所知倏然而蘇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不覺驚寤其後拔英宗於藩邸戴神宗於春宮捧天之祥已兆於慶

曆中因知賢臣之勲業非偶然而致也

夏文莊公

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為郡根文莊識之異禮優待而龐嘗有疾以為不起遂屬文莊後事文莊親臨之曰異日當為貧宰相亦有年壽疾非所憂龐詰之曰已為宰相豈得曰貧耶文莊曰但於一等中為貧耳故龐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為是故也

又

文莊守安州宋莒州兄弟尚皆布衣文莊亦異待命

作落花詩莒公一聯曰漢臯佩冷臨江失金骨樓危
到地香子京一聯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
面妝是歲詔下兄弟將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
落大宋君須作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
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須登嚴禁後皆如其言故文莊
在河陽聞莒公登庸以別帝賀曰所喜者昔年安陸
已識尤蓋為是也雜記青箱

趙世長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
士大夫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嘗以

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
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
酢為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見廬陵居士歸田錄

張客省

張客省退夫自言應舉時因醉乘驢過市誤觸倒雜
賣檐子其人喧爭不已視檐中只有樂記疏一冊送
五十錢市之其人乃去張初不携文藉而行過醉醒
止閱所買樂記疏無何省試黃為樂之末節論獨樂
記為詳論擅場南省遂高明年擢甲第

賈直孺

賈直孺嘗言襄州居喪時家中若有人呼侍中云一日為其父尋墓地有人前引云侍中村其後居京城之西鄰婦新恙踰牆言為其夫所苦我來告賈侍中直孺益自信未幾為侍講學士給事中卒於城西第其偶然乎告之鬼亦善戲謔

馮侍禁

馮當世之父式為左侍禁以終當世幼時取其所讀書題其後曰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借緋馮京式既沒十一年當世狀元及第為荆南通判視其父所無一字差者是所謂知子者矣

蔡子直

蔡子直識英宗皇帝於藩邸為最舊既即位久之以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英宗上仙不及見一日夢室召賜又賜茶既而辭出固留之曰只在此更毋得去寤而記憶乃靈駕發引日因大慟哭遂得疾日中而卒其幽冥之感有如此者

丁晉公

丁朱崖當政日置宴和第忽語於眾曰嘗聞江南國主鍾愛一女一日諭其大臣曰吾止一女姿儀性識特異於人卿為擇佳婿須得少年美風儀有才學

而門第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為郡叅謀年方冠風骨
秀美門第嘗任貳卿博學有文足以克選國主亟
令召至見之大喜尋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
入禁闈良田甲第珍寶奇玩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
周星歲主告殂國主悲悼不勝曰吾不欲復見劉主
削其官一物不與遣還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舊
丁咲曰其他日不失作劉叅謀也席中莫不失色未
幾有海上之行籍其家孑然南去何先兆之着也

王元規

王元規景仁慶曆未時赴吏部選一夕夢一人衣冠

高古若術士者因訪以當授何地官早晚書八字
與之云時生一陽躰合三水既覺莫曉其意及注官
果授河南府河清主簿凡三次從水到官曰正冬至

任玠

蜀人任玠温如晚寓寧州府宅一夕夢一山叟貽
詩曰故國路通歸去來玠應之曰春風天遠望不盡
既覺自咲曰吾其死乎數日不疾而逝

張茂直

張茂直充人家貧喜讀書少遊汶上嘗買瓜於圃翁
荷鋤睥睨曰子非久當斷頭下刃之際稍速則死稍

緩則生果獲免必享富貴無何慕容彥超據兗州列
驅守埤周師破擁城者例坐斬之斬殆盡至茂直挾
刃者語之曰汝髮甚脩鬢惜為頸血所污可先斷之
茂直許焉將理髮得釋免後知秘書監卒

楊文公

楊大年歲二十一為光祿賜及第 太宗極稱愛三
月後苑曲宴求帖職不得預公以詩貽館中諸公曰
聞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絲篋侍重腫蓬萊咫尺無因
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諸公不敢匿即時進呈 上訝
有司不左右以未帖職為奏即日直集賢院免謝

令預晚宴後脩冊府元龜王欽若總其事詞臣二十
人分撰篇序下詔須經楊億刪定方許用之大年祖
文逸偽唐玉山令大年將生一道士袖刺來謁自稱
懷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須遽失公遂生後至三十七
為學士晝寐於玉堂忽自夢一道士來謁亦懷玉山
人坐定袖中出一誥牒曰內翰加官取閱之其榜
上草寫三十七字大年夢中頗驚曰得非數乎道士
微咲又曰許添乎道士點頭夢中命筆止添一點為
四十七至其數果卒也清見王壺

王堯臣

天聖四年夏海州書表司雋宗遠嘗夢有告曰來年
狀元是王堯臣乃題司房之北壁是年秋試開封府
解榜到雋見王之姓名謂同列曰此是明年狀元也
洎南省榜出又見王預奏名雋愈喜應題於壁未幾
果魁多士逾時授海州通判路逢前知郡事王遵度
館使首語此事後到又呼雋詢之果不謬此神欲使
人知魁多士者必前定矣

呂文靖

梅侍讀知濠州嘗夢有人通刺云相公謁睡起通判呂
殿丞至文靖公也 梅見其語話奇特遂厚待之梅

後坎珂當呂作相引為待制後至金華之拜見康靖
錄

陸經

陸經慶曆中為館職一日飲於相國寺僧秘演房語
咲方洽有一人箕踞於旁睥睨經曰禍作矣僅在頃
刻能復飲乎陸大怒欲捕之為秘演勸勉而止薄暮
飲罷上馬而追牒已俟於門陸惶惧不知所為復見
箕踞者行且咲曰無若終復故物既而陸得罪斥廢
累年嘉祐初乃復館職見東軒
筆錄

曾魯公

曾魯公放生以蜺蛤之類以為人所不放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家乃有惠蛤蜊數菴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披甲者來謝見東軒筆錄

李景初

李景初自蜀浮江而下至荊湖間家人市一巨鱉而景初未知也夜中夢皂衣老姥告乞命怪問家人家人曰此必所買鱉也即遣放之亦復夢皂衣姥來謝然則太史記宋元事有之古者君子遠庖厨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雖然天地間生此所以養人但不慕天

地物可也

見東齋記事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八

休祥夢兆

原國公

仁皇朝原國公承炳之姪侍宴於崇政殿 仁皇數
以酒屬之不敢辭遂醉即廷中賜興親視其升勅衛
士送還邸明日遣內人問起居以輦行呼而不名公
好老氏之學一夕夢青衣執雉扇前導晤而告家人
曰吾數盡矣具冠帶將朝而卒

王文穆公

王文穆公作舉人時謁南頓喬給事喬畫寐夢有人

告云相公來奉謁喬戒闕者云有賓客來悉通報相
次有一舉人投刺乃文穆也喬引入卧內見其容貌
磊落以家人禮待之洎公作相喬之子孫皆拔擢康
靖公聞
見錄

歐陽文忠公

歐陽永叔侍郎說頃年知南譙日忽夢授潁州文忠
公僕輩具帳明日與幕中會計什物於廳下夢中問
主者何用對曰此宴相公物令交割與新知州明日
與幕中會因說此夢必當移潁州未幾移揚州又數
年果差知潁州人云食祿有地信前定之不可移也

李文定公

李文定公以美髯髯未御試前一夕夢被人剝削俱
盡迪大惡之有解者曰秀才湏作狀元緣今歲省元
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是歲果第一人

劉相國

相國劉公沆累舉不第天聖中將辦裝赴省試一夕
夢被人斫落頭心甚惡之有鄉人謂解釋曰狀元不
到即十二做劉公第

凡得第二劉公因詰之曰雖斫却頭留沆在裏蓋南
音謂沆為項留劉同意後果第二名見青箱

雜記

元厚之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弟
兄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為不
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人
韓持國維一陳和叔繹一鄧文約綰一楊元素繪并厚
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系始誤弟兄之說

辛文悅

辛文悅嘗以五經教授太祖幼時從其肄業周顯
德中大社為殿前都點檢久不獲見一日夢激車
駕請見既拜乃太祖也太祖亦夢其來謁因令

左右尋曰文悅果自至後累至員外郎

凌侍郎

張乖崖鎮益屢乞代當屬難已平願均勞逸王文正
旦奉凌侍郎策且言性稟純懿臨蒞強濟所無曠上
喜遂除之凌公少年嘗夢人以六部印懸劍以授之
後在劍外凡六人見范蜀公蒙求

謝濤

太子賓客謝濤生平清慎悟於榮利曉節乞知西臺
尋分洛中不接賓客日覽舊史一編以代賓話將終
前一日夢中得詩一章覺呼其子景初錄之曰百年

奇特半張紙千古英雄一窄塵唯有炳然周孔教
今仁義浸生民足以見篤於仁義著於神明至死而
不亂也見澠水燕談

懿德皇后

懿德皇后符氏陳州宛丘人彥卿之女太宗之后
后生之夕有大星出光掩衆宿識者以為貴兆

楊礪

楊礪字汝礪京兆人嘗寓僧舍夢一人衣冠甚古謂
曰若能從我遊乎隨之至一宮大殿真人服王者服
乘珪南向凡三十餘礪即禮謁之最上者前有按置

籍記八姓名礪見已名冠首因請休咎指一人示曰
此來知天尊異日為汝主礪問曰此去四十年汝成
功名示顯悟而志之初名礪後改名從夢中見者至
是為襄王記室謂諸子曰即夢中所見來知天尊

盧秉

盧秉元豐間有能詩名嘗卧疾夢入古祠祠有大池島
嶼森列錦衣繡幘者雜焉繽紛數十百人問之曰未
央宮也頃一綠衣中使亟召盧過池至大殿坐土木
偶數十卒文餘毋綠陳昭而咲語高徹旁一人引盧
就席給筆札命賦宮詞既寤記其半是日向午復昏

絕又續其夢中而興乃盡得其詩絮撲芙蓉苑花開
太液波黃頭吹月笛權影落天河草染天邊碧花勻
日脚紅須知親帝澤不必藉春工花萼絳光影簾旌
燕子風遊絲避金葆吹過紫垣東兒環雙鳳帶小隊
五馬啼十三龍鈎捲梨花爛熳時苑帶水流金知從
秘苑來春風如解意不敢起纖埃粉蝶飛骨隨風過
苑墻穿花不敢採應怯內家香沉沉水過宮槐繡寂
寂春殘輦路香細想人間無此景夜來魂夢到昭陽
迎春新燕尾纖纖拂柳穿花掠兒簷 謝道亨 三十
六美人 予為捲朱簾蓬萊風撼水文班月籠風廊四

百間雲外蹕聲穿嶺去行宮簇馬望驪山落絲濛濛
立夏天棗前槐葉影初團傳聞紫殿深深處便有薰
風入舜絃明年病夢如昨聽霓裳三獻覺而語家人
曰霓裳聲絕人世矣又三獻吾能久乎已而果卒今
觀前人辭章不正者類託之夢兆此詩明白怪竒如
是殆不可理推也 見西清詩話

趙閱道

治平中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鎮成都有張山人者
不知所居數至李道士舍一日語李白曰為我白龍
圖公促治裝行當入覲且叅知大政天趙聞而異之

喻李令與俱來及再至李選欵同見公張固辭曰與
公相見自有期今來可也李具以告公公曰俟其再
至密令人來白公當屏去導從默往見之他日又至
李方遣人白公而張遽求還留之不可曰龍圖且來
矣公方命駕聞其去乃止益奇之未幾果膺召命乃
貳政柄及出鎮青社熙寧五年特遣公書云當來相
見公大喜語賓寮曰張山人且來矣久之無耗至秋
公奉詔再鎮成都方悟曰山人言來乃吾當往也故
將行先寄張詩有不同恭政初時入謂李餘慶也
學尚書兩度未謂張率產公也到日先生應嗟我白

頭猶自走塵埃之句

邊錫

江南邊錫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自前衣
嘉守脩髯秀彩骨清神踈所披衣巾輕若烟霞曰欲
托君為父子頃寄浙西飛來峯番譯金剛經然其流
分中有未合佛肯處願寄居家刊正無他祝慎勿以
葷羶噉我及七歲放我出家為真僧以畢前經夢訖
錫生眉顏高古類夢中者父愛之小自康樂成童聰
敏好文字盡若夙誦堅求出家其親不肯以葷迫之
初不能食後亦稍稍及冠翹秀變烟者衆雙親強而

娶焉後嗣主環愛其博雅累用之然而柔懦寡斷唯
好釋氏初从軍于建州凡所克捷惟務舍若建人德
之號為邊羅漢及克湘潭鎬為統軍諸將欲縱掠獨
鎬不允軍入其城巷不改市潭人益嘉之謂之邊善
薩及帥於潭政出多門絕無成斷惟事僧佛楚人失
望謂之邊和尚

艾侍郎

艾侍郎穎少年赴鄉舉逆旅中遇一村儒杖極置闈
顧謂文曰君此冬第必美艾曰賤子家於鄆無師友
加之汶上少典籍今與子踈寡聊觀場屋爾安敢俯拾

耶儒者曰吾有書一卷以受君宜少候於此詰旦奉
訥翌旦果持至乃左傳第十卷也謂文曰此卷書宜
讀取富貴後四十年亦有人因此書登甲第然齡祿
俱不及君記之艾頗為異時亦諷誦來會李愚知舉
試鑄鼎象物賦事在卷中一揮而就愚愛之擢甲科
後四十年當祥符五年御前放進士亦試此題徐奭
為狀元後艾果以戶部侍郎致仕七十八歲於汶徐
歲四十四翰林學士卒

見玉壺清話

胡旦

胡旦為兵部郎中知制誥將獲罪前數日禁中忽報

云召對賜鞭馬傳者悉白有位卽吏傳報四方既而
詰之虛也並不知所得之自數日貶安州行軍司馬
此事目所覩焉

富鄭公

富鄭公早年嘗夢貴州王相公以後事相托鄭公曰
相公德被生民當得遐壽何遽及此後二年罷相知
鄆州辟鄭公為侔到任歲餘有大星墜於宅園東北
角家人怪之相公曰後月當見至後月薨鄭公為主
喪事故鄭挽詞云遺德被生民正與當年夢中符契

呂端公

呂誨端公先朝為御史直言正色傾動朝野以言事
安州一日獨坐瞑目忽見一碧衣童云非久玉帝南
遊炎洲命子隨行斛正群仙炎州苦熱上帝賜公清
涼丹一粒公拜賜因而吞之若水雪下咽乃覺公頗
異其事亦謂所親者言之不久公捐館進士朱明復
登第自湖北渡湘江道見更部兵數百人前導次見
公跨玉角青鹿左右皆青衣童明復雅與公善乃降
騎拜曰公何之也公其已仙乎公咲而不答公曰吾
恃上帝南遊不得叙欵曲口占一篇為別詩曰功行
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塵埃我今从帝為司糾更

有何人直栢臺乃南去後數日方聞公謝世云

鍾輻

金陵才士鍾輻少年氣豪一老僧相之曰君及第則家亡時樊若水愛輻之才以女妻之及燕尔應詔洛中果中科甲由是携一女僕青箱過華州蒲城其宰乃故人延留累日一夕盛暑追涼縣樓痛飲而寢是夕夢樊氏出一詩示生怨責頗深詩云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鷺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生懣愧謝戲卷一篇曰還吾東下過蒲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已暮海棠千封必凋零既寤因趣裝歸至

采石渡清箱心疼數刻暴卒生忽薨葬於一新墳之傍泊至家門巷空聞妻妾亡已數月詢之親隣樊亡之日乃夢於縣樓之夕也青箱葬處乃樊之塋地也不植他樹惟海棠數株葉葉凋謝正符詩意鍾嘆曰浮圖老僧之說信哉竟不仕隱於鍾山著書養氣壽八十餘

王素

王素待制大丞相旦之自筮仕所至稱爲能吏既升臺憲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

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鵲一日欲作奏論事方擬八筆
則瞋目思睡乃就枕夢至一處若瓊瑤世界殿上有
紺服翠冠與公對揖紺服者謂公曰公棄去仙局下
謫塵世未久也吾即玉京黃閣東門侍郎也公向以
奏牘玉帝語傷鯁許暫謫下世今公欲作奏論事事
有大利害更審之而後諍也公曰諾上顧左右送公
歸乃悵夜已三鼓乃索筆書一絕於牕云似至華胥
國裏來雲霞深處見樓臺月光冷射鷄鳴急驚覺遊
仙一夢口後出鎮定武亦以惠政稱晚歲思玉京之
夢乃為詩曰虛碧深藏白玉京夢魂飛入黃金城何

時再步煙霞外皓齒青童已掃廳

石曼卿

石曼卿天聖寶元間

以詩豪於時嘗於平陽會中代

作寄丹師魯一篇詞意深美曰十年一夢花空委依

舊山河損飛李鴈聲北去燕西飛高樓日日春風裏

肩背石州山對起嬌波泪落粒如洗汾河不見天南

流天色無情淡如水曼卿死後數年人閑詠字永言

忽夢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詩多矣獨常以為平陽代

意一篇最為得意而世人罕稱之能令此詩盛傳於

世在永言爾詠覺後增演其詞隱度以入迷仙引聲

韻於是天下爭歌之他日後夢曼卿致謝

見名賢詩話

韓魏公

魏公治維揚日有一異人相訪云公之名位當如州東相官至公師而憂責過之候某年某月日可見但一生為丘八所櫻耳既而潛去不復見嘉祐中自樞密使拜集賢相有來賀者乃當時維揚所見之人也語公日記當時所道月日否乃今日也公此去方任重責山野之人今將永托門下公喜留之會客至先起尋失所在

人

元絳與堂叔來赴省試既至都下叔因疾委頓厚之已為營軻函具也經以復蘇乃云宜中曾到一官府殿閣甚多金碧相照俄過一堂上有榜云侍中堂俯而窺則字皆黃金又以青紗覆之其人姓名有四曰趙普曰丁謂曰馮拯韓某厚之即書其事於紙公時未第人亦莫知有公姓名後省榜出忽見之人猶戲相謂曰元氏之夢非此人乎既而唱名公亞榜首聞時事者固已異之既授監丞通判詣朝堂過正衙時朝堂中數朝士見一衣朱少年同坐未甚焉禮及相問姓名乃云近有人夢君為侍中知否公遜謝不敢